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唐昌世與公叅閱

姚官詹文集

疏

姚希孟

代當事條奏地方利弊

三吳刊弊

現開先生端亮宏深海內期以安濟之業其見於文
一減加派 章者一端斗惜乎中道獨喪不勝世道之痛 三吳諸郡財賦甲天下自先代名臣周
忱王恕輩多所請減而今猶與各省相低昂論其地

之所出。大都民得其六，官得其四，同在版圖之內，而取於吳者獨厚，即吳民習而安之，然在國家不可無寬恤吳民之心，非寬民也，正所以實皇上之外府，使源澤可繼也。自奴酋發難，大農告匱，而加派之議起，平日之厚賦與天下異，而有事之加賦又與天下同，嗟此遺黎，寧堪竭澤，今行之五年矣，夫此敲朴號呼，父鬻子，夫貿妻者，若以果介士之腹，復何憾，乃輦輸塞上，半入穹廬，半歸私橐，而財賦根本之地，馴至十室九空。人見吳地貨物克物，景色繁麗，遂以爲不

涸之倉。烏知自荐紳以至富商巨室。困支數年。囊餘千鏹者。幾家。即有之。而萬目眈眈。能以一富立衆貧之中。安危常保否也。今天下貧困極矣。其名不貧而實貧。形不病而神病者。吳爲甚。及今不爲節養。將來必成潰決。願主計者深長思也。近讀省臣遼事。必不容已一疏。稽覈兵餉甚詳。除各省直蠲免留用外。其加派銀僅三百十萬。而供山海關及各處新兵與欸。虜諸費。共五百二十萬。誠爲不給。然當庚申辛酉間。議兵至十七萬。有奇。議餉至八百萬。有奇。嘗請發帑。

那借其稅契各項以共助軍興不專倚重加派也且
非直之加派四十三萬兩何以獨徼特恩而根本重
地日夜敲骨髓竭民膏血以充漏卮職不徒爲小民
痛實爲 皇上痛伏望霽發德音將以前未完之數
作速徵解今後或蠲免或減半方今中外諸臣共憂
乏餉而職乃請減餉實以江南財賦所出當留其有
餘不盡之力耳

一修武備 三吳自島 寇竊而後幾及百年民不

知兵甲冑蒙茸戈戟生繡萬曆二十九年稅瑞啓爨

數十少年，焚殺于白日通衢中，官府莫敢誰何。昨歲松江一帶，謠言訥訥，流入姑蘇，幸先事撲滅，而近者毘陵又有發覺矣。如此景象，大可寒心。夫自衛所官軍以外，軍門則有標兵，各縣則有民兵，劉家河吳淞江等處所統轄者，皆號赴桓之旅，而緩急不足恃，安用兵爲此？皆將領不得人，徒以腹削爲事。一腹削則，猶鼠自甘，老弱不問，羸疲不問，遊惰不問，影占不問，養兵十萬，而不得一卒用耳。是在不時閱視，凡弓馬器械，隨掣比演，士卒不練，責隊長，隊長不練，責營哨。

等官營哨不練。則層累遞上。輕者鞭笞。重者逐。又重者題叅嚴治。至於侵尅月糧。私入囊橐者。一一繩之。不少貸。凡士卒中有膂力驍勇。或試之擒盜有功。或屢屢比演。無出其右。則破格優之。如京營食雙糧之法。蓋懦夫百不如猛士一。緩急可賴之人。在精不在多也。若衛所官軍之設。祖宗初意。本爲民社干城。而今自轉輸饋運之外。一無所用。祇以孱懦不堪鞭策耳。竊意世戍之後。子孫繁衍。今但以其長子長孫人伍其餘。丁則去而爲四民之業。故有瘞殘荷戟而

關虎者遨遊市井，國家既以軍不足用而募民兵，何
以一壯軍易一瘦軍，能不用兵而得精兵，此法也。
不就衛所，餘丁之內而抽之，募之誠得一人，即厚其
即所以清軍也。即今京營亦可以依此法。

廩餼與民兵等而免其着伍之軍，仍戒衛所官優恤
厚蓄之，毋役之如傭奴，而矚之如糞土，於是乎衛所
有精兵而民兵不必設，即民兵設而軍與兵合爲一，
毋令坐糜者在軍，而捍禦不虞者獨在兵。如此則練
兵之餉亦可少減。若郡縣之民壯，固有司之親兵，本
以備非其職也。竟當付之練兵麾下。或正官簿書鞅
掌，不能討軍實，而練兵官多遊手之徒，不堪任使，則

擢佐領中年力強盛廉能素著者責以訓練之事俟

有績可紀將本官破格登荐開其功名之路至豪右

豪右之家

是親焉

凡不必以

權成爲能

爲能

大家或有力能庇奸財足聚衆而捷同百足之蟲巧

如三窟之兔邏卒不敢偵郡邑不敢問是在賢有司

無避嫌怨無徇私情無憚喜事之名無徂目前之便

不必驚擾地方而掃除地方之蠹不必張皇耳目而

照見耳目之先思未雨而徹桑每徙薪於曲突以仰

佐金甌共維磐石此職惓惓杞漆之憂願在位者有

同心也

一興水利 三吳水利昉于宋范仲淹及夾漈單鏐諸書不啻詳矣然宋漕江南僅百萬石今蘇松常嘉湖不下四百餘萬石全出於水田田之旱澇雖曰天時而以人事幹天行者則在疏淪太湖一節太湖廣袤八百里西受宣歙南受杭湖廣德數郡山水向在宋時蘇松嘉三府當其下流所謂吳淞江婁江者是也自築海塘以來惟蘇州一府當下流三江故道漸致湮塞此八百里之水皆從太倉州劉河常熟縣白茅塘出海故二渠通則數郡共其利二渠塞則湖水

之逆溢于杭湖橫溢于松常嘉者各十三。而順溢于蘇州者獨十七。故國賦倍增于舊。而水害亦倍增于舊者。今蘇州一府是也。按查二渠。劉河出口雖淤。大勢尚通。白茅塘竟成平陸矣。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洪水。江南幾化爲魚。而蘇州特甚。蘇州屬縣。太倉嘉定。傍劉河者。猶稍有乾土。而長吳崑常尤甚。則皆白茅塘湮塞之故也。卽年當大稔。而四縣呈告水災。亦纍纍不絕。歷稽故牒。因初至今。灑潑白茅塘者。永樂則尚書夏原吉一次。天順則侍郎李敏一次。弘治

則侍郎徐貫一次。嘉靖則尚書李克嗣一次。隆慶則都御史海瑞一次。萬曆則巡江御史林應訓一次。而其餘小漕。大約數十年一次。未有廢壞之久。如邇年者。夫水利不修。則田蕪穢。田蕪穢。則國賦無從出。而民胥爲盜。前按臣薛貞曾具特疏。然詳於吳淞。而稍畧白茅。其後并吳淞亦寢閣者。以工費難厝耳。今欲費省而功倍。則有五代錢氏鐵掃帚之法。用兵船百鐵先爪之舟王刑公常用之治河不致艘。舟尾置鐵掃帚。大風帆於上。東風使西。西風使東。掘其底之泥而浮之。化爲潢潦。東流入海。積以歲月。

包不押此法如何于

水底自深。仍用精明水利廳官親用木竿測其深淺。若何。則知其勤惰若何。從而賞罰殿最之。此古人已試之成效。可以佐畚鍬之所不逮。亦非盡廢畚鍬也。行之有驗。即吳淞可開。不獨白茅也。

書

條上韓老師書

都城防衛

都城中遊手無賴之徒。號爲把棍。平日以拏鷲頭生事。詐人爲業。萬一有警。攘臂而起。乘機劫掠。在所必至。宜及早以召募爲名。遣一忠廉兵部司官。或勳弁

中可委任者主之將此輩收之幕下彼其英雄者喜於自見庸下者亦且爲覓幣之計應募必衆此所謂驅市人而戰未必賴其用然此輩以禦亂則不足以生亂則有餘不可不早爲之所也更有一種罷閑官吏山人詞客談兵說劍旅食京師有所望而不遂聞國家有事喜動眉宇或播煽流言訕謗當事或虛張虜勢捏惑人心捉影捕風以耳傳耳其中更有乘機遊會或自己呈身或代人營幹若下驅逐之令益滋怨讟之口宜於召募之外陽設異才擢用之科以招

徠之。姑餌一官觀其後效。勝任與否賞罰並行。此輩既入彀中。則孱弱細民莫敢蠱動。則訛言息而輦轂清可徐而議戰守之計矣。嘉靖庚戌之變。咸寧侯仇鸞先以大同二萬三千騎至。保定都御史以五千延綏以三千。嗣後宜府遼陽山西援兵漸集。京城始固。今宜大方有掉警勢不可動。即秦中諸陞非無事之地也。昨聞欲調山海兵萬一。開門虛虜復潰牆而入。誰任其咎。不得已庶幾責成于天津。真保定姑掣數千。荷入應遠之。則山東河南現存之兵。可飛檄調至。

是謂不知。逆調若弱。浙江淮則空。蘇行棧無益。應援。

今偵探者莫測虜騎所嚮或恐其從通州或疑其從三河順義則當於通州照舊設一大臣爲都城外護而昌平陵寢所在亦宜宿重兵衛之此皆急着也向者數年前因募兵一事宇內騷動人皆以此爲戒然勢之緩急不同未可懲噎廢食但使募一人得一人之用即以今日之養老弱疲敝與夫養長班養輜夫之糧而飽勇敢之腹毋使貪紳奸弁借之爲溪壑即取之故額有餘矣

議

條上當事

都城防守

一通州此時無虜當急爲運糧計煤取之西山猶可源源而入萬一倉糧告匱萬口嗷嗷何處告糴虜之不因糧于通此天奪其鑿也可委置不收乎。

一內外各門內九門城高而厚火器布列齊密兼有礮石等佐之可恃無恐外城則卑而薄越數堞始置一砲老弱疲癯之輩朽甲鈍戈失伍離次若有薄外城而攻者甚可慮也國家置重城以資保障乃守外者既以爲耳目點簡所不到離披渙散種種踈虞而

守內者又以為城外有城尚不勞過計內外交誘而
兩不足恃夫守內不如守外萬一重城不戒則人心
動搖雖內有金湯之險恐不免瓦解故上下精神常
以外城為主前偶到彰義右安永定三門自一二主
政外凡分派守門者不兄一人惟有諸中貴警嚴呵
衛而已何怪乎上之重內而輕外也。

一城外掘品字坑以禦胡馬言之屢矣此事極易辦
起民夫木不難今各門原不時啓閉即命守城軍暫
下城爲之人掘一坑可頃刻而就也。

一城外高可二丈，架砲其上，臨時施放，即舉砲下垂，度其勢必高出一丈，內城之高又倍于外城，虜人一入，一騎高不過八九尺，是砲多從頭上過，何濟於事。若向下太垂，則又打入地中。此事孫拱老條陳甚詳，必當預置城下挑壕築牆如拱老所議而築牆之土即取之于品字坑，真一舉兩便。

一內使在城上，一切人俱不得上城，啓閉極其謹嚴，足以佐簪弁所不迨。然慎重太過，毫不通變，有兵部調遣之傲而遲，至數日不發，即昨日劉之綸所謂四

難者此亦其一焉。將來悞事不小，所宜速爲奏明，以通軍情之往來。

以上數款皆城守之事，總末務也。目今虜似退矣，退而不議剿襲，使其飽所欲而去，則無以創其後果，其一一出口，而邊牆不修，遵化不復，關門無重兵，以爲捍禦，寧前無奇兵，以爲率制，則無以杜其來。至於再來，而天下事萬不可收拾矣。督師縱寇，豈曰無罪，但朔日一番舉動，未免草草，致祖帥颺去，噬臍何及。然念念欲招迴祖帥，而養成邊將驕蹇跋扈之氣，其禍

更深即今已有調之不行令之不前者矣此事第當
仰成樞輔使其隨宜措置似不當屈朝廷之體以驕
悍帥之心關內關外日夜隄防而速速挑勁兵委大
師于良涿安霸之間躡醉飽淫虐之虜而殲之此機
斷斷不可失亦斷斷不可緩也。

論

建夷授官始末

建夷授官

萬曆十七年九月甲寅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揮奴兒
哈赤爲都督僉事奴兒哈赤者建州女直亡金之種

類也其族有三曰建州女直曰海西女直曰野人女

直永樂初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後先歸附置

多其衛所以分其衆

此係中川之流官

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設奴兒干都司以統之官其

酋都督以下至鎮撫有差以金元世讐借金之餘裔

以捍虜建州海西歲以十月入貢仍市馬於開原野

人處極東每入必假道海西貢市無常建州領衛所

最衆雖長諸夷後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

奴有功賜姓名曰李思誠李顯忠顯忠之弟猛哥不

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官都督同知顯忠子

滿任請入宿衛。章皇帝弗許。正統初建州衛都督

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弟凡察子童倉遜

之朝鮮亡其印。詔以童倉弟童山嗣建州衛指揮。更

給印。亡何。凡察童倉歸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

不出。朝廷不欲窮治。乃分置左右衛。童山領左。凡

因其分而分之

察領右。後童山爲北虜鄉導。犯遼左。無寧歲。景泰中

巡撫王翱遣指揮王武等招之。尋悔。禍入謝。時建州

諸酋以從亂故。累朝勅書喪盡。子孫不得官。僅以舍

人入貢。賞賚稍減。邊帥又因貢市痛繩之。於是童山

復叛數犯邊 純皇帝遣都督武忠往徵童山至闕

下意頗桀驁詔羈置廣寧尋誅之 命武靖伯趙輔

爲靖虜將軍偕都御史李秉揚其巢捕斬首虜過當

留副將韓斌築撫順清河驂陽諸堡夷稍稍創乞款

塞而 朝廷亦欲與休息令童山凡察後皆得襲諸

大創而後款之朝廷稅不失休

從叛者視上世遜貶一官諸夷復貢乃童山子脫羅

嘶父仇往來患苦塞上會汪直用事巡撫陳鉞揣其

意言建夷連結海西名爲屏蔽實有貳心宜討直請

行而經畧侍郎馬文升已撫定矣直至亡所見功遂

皇明經世編

姚宮詹集

卷之一

建夷授官

七

平露堂

誣奏文升謫戍遣撫寧侯朱永襲破之遇貢使哈禿
等亦以斬馘報直與永鉞皆進秩賜券而夷益大恨
劫掠倍于往昔直歿夷酋完者禿貢馬入謝於是諸
衛奉貢請襲如故邊患稍弭矣正德間加哈義等作
亂或言海西諸夷非建州酋也嘉靖初海西夷速黑
忒最強然獲我叛人必縛以獻肅皇帝嘉之授左
都督賜帽幣慰藉已而陳乞無厭勅守臣閉關拒之
二十一年李撤赤哈等犯邊撫臣孫禕坐免於敖代
敖減市賞致群夷譁更詐殺禕者夷復大恨數入塞

殺掠如成化時，有王忠者，速黑忒子也，才且強，建州諸夷皆憚之。駐牧于開原靖安堡廣順關外，所謂南開虜也。忠歿無子，其侄王台襲祖封爲左都督，然不能撫其衆，衆自爲。維忠所藏國初賜勅，嚮諸夷所亡失者，共一千四百九十八道，至台不能守，多散佚去，猶存六百九十九道。建州夷酋勒勒把都王杲、驚頭等，得四百九十九道。塔魯本夷酋捏哈得三百道。捏哈駐牧于開原東北鎮北關外，所謂北開虜也。諸虜雖強，尚豔慕中國，以勅多者爲尊。捏哈子仰家奴逞

家奴嫉王台之擁六百餘勅也勾結西虜與王台構兵流毒開原者十餘年已而建夷王杲誘殺備禦裴承祖犯清河撫順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發兵剿之殺其子阿台等杲走匿王台所台執杲使其子虎兒哈送詣軍前將吏獻俘論賞授王台勳階長子都督僉事次亦都指揮僉事此萬曆二年冬也當王杲之敗走也成梁等以市夷頭目叫場等爲質遣其屬物色杲乃從王台寨中得之已又殺叫場及其子他失叫場他失者奴兒哈赤之祖若父也時奴兒哈赤

年十五六抱成梁馬足請成梁憐之不殺留帳下
卵翼如養子出入京師每挾奴兒哈赤與俱亡何王
台歿長子虎兒罕亦歿其孫歹商襲父官爲都督僉
事逞仰二奴勢益張萬曆十一年成梁給二奴領南
關勅書二奴入開原求勅爲成梁襲殺併殺其衆千
餘人欲夷其巢不克撫之而還後二奴子那林孛羅
卜寨以報仇爲名日夜侵南關而王台後妻溫姐則
二奴妹也有子猛骨孛羅少而襲王台職爲左都督
龍虎將軍台之孽子康古陸者又妻其後母溫姐溫

姐與康猛二酋名爲南關而以私親故心膺北關將甘心反商反商窮走投開原猛骨字羅亦遠避江上王台之寨空矣當是時成梁業以王杲勅書畀奴兒哈赤然初起孱弱因結婚北關以壯聲援十六年成梁與巡撫顧養謙提兵討北關我師大敗所失亡不可勝計不得已駐師開原從江上招猛骨字羅歸令分勅一百九十九道與北關購又令反商以姊妻那林字羅以妹妻奴兒哈赤因以連結諸夷那十二酋喜得勅猛反二酋喜免禍皆唯唯惟命於是總督劄

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國彥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顧養謙巡按御史徐元言諸夷效順。歹商已襲虎兒哈官。猛骨孛羅襲王台官。那十二酋以父誅不得襲。亦私假都督名號。凌視屬夷。惟奴兒哈赤從征有功。祖若父皆歿。王事可錄。請加都督職銜。兵部尚書王一鶚等覆請。詔許之。是時奴酋北闕之姻已絕矣。又五年而那林孛羅卜寨合東西諸虜七入萬衆。攻奴酋大敗。卜寨見殺。奴酋日熾。又四年吞南闕。又十年而抗言爭車價地界。又十年而叛。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二

郡人

徐孚遠間公

陳子龍臥子

遜輯

李雯舒章

周立勲勒占

姪徵璧尚木較

宋幼清九箴集

集

宋懋澄

東師野記

征倭

辛卯秋琉球相鄭迴遣使奏日本目下十吉次郎弒
主自立并豐前岐前大小六十島自號關白猶華言

皇明經世編

天

宋幼清九箴集

征倭

一

平露堂

大將欲脇使內道，無幾薩摩島術士許儀厚本豫章人，縱黨告夷入犯狀，與琉球同。冬，高麗王李昞遣陪臣入朝，代夷求貢，辭如儀厚。至壬辰春，果遣僞將平行長僧玄素等帥師二十萬，號六十萬，夏破高麗兩京及慶尙等六道。王奔平安，駐義州，告急遼陽裨將祖承訓自恃驍勇，率騎五千赴之。軍陷，時六師西討，悖逆未遑。東顧夷妄蔑中華，遺書朝鮮，悖慢無忌。石大同馬星遣門下士沈惟敬詰夷，夷言高麗阻道，欲有其地，以便來朝，惟敬許爲之請，更與期約，禁勿

相攻歸報而西師奏凱大司馬謂門庭利禦夷性畏
寒當乘時往救冬合步騎四萬上命右司馬宋應
昌經畧燕齊議與大司馬合也勅李如松都督諸
軍受右司馬節制尚書郎劉黃裳袁黃宿負通徹兼
官叅軍事十二月師渡鴨綠江夷以惟敬過期攻高
麗鳳山右司馬駐鳳皇城陽遣惟敬申約議畫混同
江東南於夷陰遣如松出不意抵平壤夷戰不利走
王京斬首四千級如松乘勝追躡深入險隘復戰於
碧蹄館我師少却退保開城已而潛攻王京殺夷婿

三填郎復用間入城焚其輜重賊懼方議還關白率
兵守對馬島不許揚言分道犯內夏我師疫馬有歸
音右司馬進屯平壤佯使惟敬議貢密請益兵天
子令蜀將軍劉綎克次將軍帥師五千爲如松犄角
五月夷送致王京其辭卑尋召六道僞將還釜山六
月夷疑綎復掠晉州右司馬遣如松救之命惟敬責
其渝信且紿之曰去釜山當封汝夷遂歸高麗世子
及其保退西生浦遣小西飛至軍中俟約秋八月師
遂大還劉綎將前軍鎮王京領如松事便宜金羅諸

道海上解嚴、右司馬上言、本未中外始悟夷退、天子下公卿議、兩臺及諸省郎以名器宜慎、夷心叵測、且暴露幾年、資糧不度、夷以封退、又謂寒而歸、春而至、去來無關、封否揣摩激烈、不覺詖諧、大司馬欲分嘻笑、請以百口保封夷無患、詔曰、俟夷請始議東伐、羣臣建言守鴨綠、聲應援、效西閉玉門故事、勿過重、亦勿過輕、獨右司馬短長陣法、考制火攻、慨然以波濤自信、御史郭質慮遠道顛危、劾司馬嘗試國事、指陳切直、出貶遠方、由是奮激出師、鬚髮皆素、得斬

獲相半若陰諾封貢獨大司馬得聞及抗衆論事既盈庭謗訕遙起兩司馬威名不加於昔日者上下徑庭故也或曰夷破高麗人給粟帛遠近謹虞然驕縱王京而徘徊平壤故得而不守及釜山東歸悉棄降者或不志中原少槩見矣至於李松畧無駭牝之恩蓋彼先嘗三殺其君殆所謂天亡者歟議者欲立世子以效少康之一旅一成而其羣臣覲顏昧耻鮮有顧黍離而歌朔方者悲夫當隋煬唐文竭天下以殉平壤亦人事修不修而然自昔日本討賊來王太

宗賜以名號，今固靳之，乃使其睥睨而求，且德過唐虞，若漢文之賜書南越，不足效矣。余觀大司馬征討兩方，夙夜一人，簡才不次，若沈惟敬出入蠻夷，楊允恭募航御敵，皆以匹夫取效，亦涓人收骨之意。縱故都督劉顯子也，勇蓋三軍，而方畧不亞如松，如松寧遠成梁子也，並紹箕裘，時人多之。野史氏曰：人有言司馬以許封退夷爲已功，夷以求封退師爲事，大夷幸我不許，以有名，司馬幸不許，以免譏於復寇，斯言傾危，不如羣臣之正言深慮矣。始某姓居夷，聞琉球

情實行長命軍中誦曰受大球小球爲大國贅旒蓋
近於滑稽者乎論曰四夷不治高皇帝垂於訓言
又勅遼東主帥曰虜報萬人當拒之以十萬豈無
意哉然亡高麗是亡遼左也自遼海而閩廣萬里一
帆要害百數爲蛇弗摧虺將若何右司馬同心決斷
可謂奪人心矣或咎其不務懲夷有不及幾年之懼
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譬諸盜焉排藩籬而
情余素嫌岳東征功者窺門庭誼之以利出之通衢不煩兵革善也况斬將
折馘功有難掩者哉語曰兵難遙度又曰兵死事也

師之二九克象人君蓋居險而抗衆誠未易矣司馬
見可知難非集思廣益豈能底厥績乎若袁劉起文
成武有志所當北面者也

西師記畧 征哮

哮拜西虜也 世宗時以部落三千內附撫臣處之
朔方虜犯塞稍稍有功由是驕縱漸繁名實及党馨
仗鉞畧不假借屢施束縛哮忿耻盈懷乃與其黨劉
東陽許朝子承恩共殺党縛藩臣穰來輔隨府劫慶
王結西虜以要命於朝 詔令罷兵赦勿問不從時

魏大司馬學曾專闢陝右，卽命方畧，魏赴夏過期，悖亦僭擬，魏作氣討逆，請引河水灌城，河去城二十里，乃北抵受降者，詔曰可，於是去水關築堤灌城，水過城雉七尺，魏意欲盡降夏人，兵不血刃，秋御史梅國楨奏學曾逗留養亂，天子大怒，命武士反接至關，擢山右中丞葉慶熊代魏，命李寧遠成梁爲大將軍，子如松隸國楨持節監軍事，寧遠在遼不及，乃以如松爲大將軍，八月虜救夏人，如松戰於張亮堡，走之，賊勢乃孤，國楨陰使人說承恩殺許朝，以免死，承

得請者權不許者經二者各得之
恩遂殺朝請降中丞以賊在釜中且生之無以懲後

不許十月城破承恩出走浙東將楊文執之賊黨悉

就擒國楨請承恩於朝天子從中丞議十一月獻

俘太廟行賞各有差魏奪爵勒歸田里尋復本官

如故是役也蕭如薰實扼虜賊之衝曰靖虜中外間

隔故卒抵於擒議者謂其有睢陽之槩先是與虜戰

於沙湍叅戎龔子敬死焉子敬華川人陝之驍將也

論曰昔赫連勃勃始築統萬及繼遷父子狐鼠其中

趙氏宵旰者累世及於我明逆釀藩封豈非形勢

皇明經世編

宋幼清九齋集

卷之一

征呼

六

平露堂

不掉足資奸雄亦其風氣使然也若灌城已取效於
往日哮氏其未之聞乎野史氏曰余聞禍始許朝及
哮氏議降許堅初志造舟踰城潛殺守水以潰堤績
懋撫夏人莫敢反正斯其才誠有過人者御史構而
誅之用意遠矣孫子曰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語曰
斬首項不如刺心胷良有以也

東征紀畧

征奴

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出師先一日京師大風黃沙
帶雨沾人衣赤雲翳天天文家云色如屠血其國兵

大敗他占不載朝議欲改師期而已無及經畧公用古行師法刻日編陳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擣奴酋之北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繼將西北軍李如栢馬林等爲後援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陲名將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郵亭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不學讀書人貪財愛死耳衆見其刀箭瘢如疹豆兒十朝時聞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嗟而去劉

將軍少年立功黔中先叔參知巡金滄見劉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保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 聖天子心疑經畧已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川中茂著成績挂簡東歸子不識其面時有楚行劉泊舟九江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藝場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亡報 國者首素畏杜稱曰太師而不守綖威名自

將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虜萬餘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虜險窮處，從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仄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孰抗顏行乘勝而前，何

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不遮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

此誘我也。問白如此，何乃輕渡。

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耻乘舟，將裸形策馬。諸裨請披甲，將軍大笑罵曰：「人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邪！不顧躍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首使人決上流。

師衝爲兩，沒於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甫成而暮，黑霧障天，虜萬炬忽明，火炗下斫，暗中人我師不及張弓，輅亦而將士成泥矣。虜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鬻其肉立盡，并獲杜號矢，號天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畧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賊二寨，斬虜三千餘，酋始怖劉節制，旣破杜帥，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浙降人之黠者詐爲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杜帥邀將軍威靈，幸抵酋城，深入敵疆，虞攻之不

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良久曰予與爾總戎厲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偽官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虜地素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候此去虜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驅校速劉方首肯而偽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還報奴酋曰劉將軍俟砲乃行於是酋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

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枝、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虜騎不能衝突、我兵得以暇列置火具、虜前隊斃於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敦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宿名頓墮、乃下令奔鹿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劉之輜重公私悉爲首有、喪大將軍七

十有九。大將軍火攻之最重者。嘗聞之鄭大司馬。郎君云。大將軍器非虜抵城下不發。一發決血衢三里。草枯數年。舉火人官百長。費數百金。不成一具。而它物可知已。杜之餘師。暨軍資阻河西者。尋被掩擊。歸不萬人。是役也。喪藩泉一。四大總戎。士卒九萬人。軍興已來。貲三百萬。虜生獲我馬四萬餘。虜乏惟馬耳。西虜遂請增賞。朝議久之不決。然所請甚微。入夏始增賞萬金。西虜饋糒抄化火。愁鬼愁煖鬼。諸部落也。皆元遺種。而金人雜其中。南北關與。奴酋皆金後。北

關號太師以金故官稱 祖宗朝裂其地分長之蓋
有深意自奴酋併南關 國家不救而酋始強無故
畀之地七百里封以龍虎將軍復與之盟而酋驕益
溢北關控弦僅八千騎然超距敢戰秒化婿於奴酋
化婦歸寧從七百人道出北關北關踵其尾斬從虜
數百級以捷聞 天子嘉其功犒若干緡後知所斬
非建夷而功不繇擊刺因寢折馘功故我師有救北
關之恩而北關不德至是我師戒期北關初許會師
而卒無一應如栢等又望風金師杜劉竟以無援敗

噫安南之後無是軫久矣議者謂總戎衆而無元帥似唐九節度之師

徵璧幼時受經于先世父每見世父談論今古如懸河瀉溜頃刻不停恨未展其用齋志以歿李本寧陳眉公兩先生稱其有封侯之骨而不遇時詎不信哉

徵璧謹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宋幼清九齋集 征奴上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三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郡人

徐孚遠闇公

徐鳳彩聖期

選輯

錢爾進及甫參閱

希聲館集

疏

黃廷鵠

役法原疏

松江賦役

題爲東南根本至重、差役貽害至深、當倒懸拯敝之
秋、遇聖主憂民之切、謹瀝血籲號以祈皇仁、極揅事

切惟國家財賦，端倚三吳，而蘇松獨甲於天下，則其
劬勞疾痛之狀，亦獨倍於天下。第今民窮財匱，十室
九空，無處不苦，而蘇松為甚。以松較蘇，幅員僅五之
一，分邑亦三之一，而賦役不相上下，則松之苦尤甚。
然錢糧及加派等額，雖數倍他方，而吳民則以為急
公之分，訟唯默默輸將已爾，獨是差役一端，備極
繁重，有里長之役，有直櫃收銀之役，有收倉兌漕之
役，有北運南運之役，有倉細布解之役，有織造袍段
之役，又有各項雜解，如胖襖輕賚，公侯馬價，徐州鳳

陽等處米折柴薪風汎驛傳黃絲絹及鹽司等各役
此他郡未必有、而松郡獨兼有之者也、松郡地狹人
柔、萬難枝拄、頃數十年來、上戶都已凋敝、中戶漸就
消亡、官府攢眉掣肘於上、災黎吞聲飲恨於下、吸髓
竭脂而靡措、賣妻鬻子而莫償、今不敢瑣瑣瀆瀆、惟
撮其大略曰編役之害、曰當役之害、謹爲 皇上直
陳之、何謂編役之害、夫有田則有役、以一縣田僉一
縣役、尚可均平劑量也、然三吳之大弊有二、曰詭寄
曰花分、自前撫臣徐民式限田之說行、而二弊似可

釐剔矣。然其意雖善，而其法猶有遺議。故昔之利在宦戶而病在民戶，今則宦戶有偏病而民戶亦無全利益。蓋限田之初，鄉紳照品級優免外，各以餘田之多寡受役之重輕，卽貴要不得軒輊也。而浸淫積漸，情以勢牽，風指所向，趨避途生。於是詭寄之弊仍如故焉。前撫意欲優卹細戶，凡民田十畝二十畝以下不得編僉，然花分之弊正在愈拆愈細耳。旣開之以隙，而奸民遂數匿其中，百畝之家分爲五戶十戶，而一區隱百畝之田矣。如是者十而一區隱千畝之田矣。

如是者百，而槃縣隱萬畝之田矣。奸黠巧爲躲閃，豪猾公爲買放，而胥史恣爲出入。於是花分之弊仍如故焉。二弊既留，一值編審，縣官無可如何，而以意鈎索，則有鋼田之法，而宦戶病之。有鋼役之法，而民戶病之。所謂鋼田者，自故宦之冊言也。夫宦存則田存，卽外姓私寄者，容或行之。宦亡而寄者去矣。卽子孫棄產者，亦往往而是矣。使其散入各區，與齊氓等可也。今必鋼其田，并鋼其昔所私寄之田，而僉之以重役，則是當身之爵秩，乃子孫世世無窮之禍源也。使

長吏受缺薄之名。而逃者銜梧丘之痛。何以得其平乎。所謂錮役者。自闈圉之戶言也。夫五年一次編審。專爲人有存亡。家有消長故耳。况菰蘆澤國。旣無百年長富之家。而豪門子姓。又多析薪弗荷之患。今以新僉易梗。必錮舊役而重困之。致有廬畝蕩然而踐。更不歛。上悞公務。下累親族。蔓延之禍。不可勝算。又何以得其平乎。欲甦編役之害。則有均田之法在。夫槩縣田有定額。不獨縣令可稽。卽上官可按籍而稽也。槩縣士紳甲科若干。舉貢恩監若干。不獨縣令可

覈。卽上官可按籍而覈也。宦戶優免之田。不過數萬畝。而其所餘之田。與民戶之田。皆號爲承役之田。應得數十萬畝。此其總數細數。亦可燭照而數計也。伏乞 皇上勅示撫臣。凡遇編審以前。索取槩縣免田役田便覽一冊。宦戶自優免額外。餘田若干。應受役幾名。各宦自相分派。而不得嫁禍及民焉。民田應受役幾名。田隨區定。役隨田轉。卽各區有廣狹荒熟。而役事輕重有差等。役田多寡亦有差等。要使僉役之法。必以田爲綱。每一役名下。卽註承役田計若干畝。

大戶獨名、細戶朋名、亦使民自僉同會議、而長吏惟與之平亭焉、如此則官民無不役之田、而詭寄可止也。良民奸民無不役之人、而花分可止也。力分則易舉、法均則可久、所以救編役之害者此也。何謂當役之害、姑舉其最甚者、一曰收倉之役、此役往年尚爲輕差、而途者釀成巨害、蓋以頻年災祲、米價翔踊、小民艱於完納、及至出兌、催科逼迫、不論收額盈絀、悉比通關、於是糧長懼異、而隔區搶收、爭就輕折。漕軍購通、措芥倉虎、百計凌虐、每米百石、勒耗米二十餘

石又勒綱司話會二三十兩，稍不如意，鼓譟隨之。且

十月開倉，延至四五月方行交兌。米多熟爛，賠費何

今漕荒積早已在冬

窮，伏望廟堂之上，力刷漕政。如萬曆初年，問漕糧以

春之開

冬春畢兌，即可公私兩利。又查昔年長興舊令熊明

遇，凡到收糧完日，責各糧長將乾紫好米，每石裝成

一袋，交之於官。而貯之於倉，糧長盡令寧家，候漕船

到日，官爲交割。而糧長不聞，卽漕軍亦不知爲何役。

經收此法，江右處處行之。乞勅漕運諸臣，毅然主持

共爲彈壓，庶收倉可免於破家矣。一曰北運白糧之

役夫漕糧所用以餉六軍者也。白糧則上供玉食。米必精鑿。舂必先時。若收糧之時。捨本圖而搭荒區。既有奸頑拖延。濕米揀和之累。及裝載在途。則漕軍恃其衆也。橫抑之曰。我爲官運。爾爲民運。禁其出幫。遏其前行。以致愆期守凍。賠補之害。種種不貲。近聞蘇松常嘉湖有白糧處。每府出買幫銀幾百兩。此大可駭異也。及到京交納。如後門供應庫。每米百石加耗米數十石。舖墊銀數十兩。豈非保識輩多方勒詐之故耶。乞勅漕臣。做萬曆間舊巡漕孫居相故事。責令

軍民船一體分道竝進併勅巡視衙門北運到京嚴
禁保識不許多勒耗墊廢數千里跋涉供億之民或
可少紓其困矣一日細布之役夫各郡縣有解麤布
者而松江三縣特解細布每年僉解戶八名每名費
至千金以外雖巨室大姓往往立破中間慘情不可
殫述其在地方則有領價之苦有印布之苦有加價
不入條銀之苦蓋每布解一名所解細布四千餘疋
麤布之數亦不止此今部札全解不但解戶不堪參
川多及官府爲吾鄉重累焉
瓮布二千五百疋役旣重大收買浩煩使常得仁愛
廉明之官矜之憐之防之督之正項布價隨領隨給

隨給隨買，銀從庫發，布憑官驗，猶或措手有訛，荼毒未深，乃有先解後領，浸成蠹穴，百般刁難，百端需索，甚則如從前上海之宿弊，官亦分受惡聲者，哀哀憐人，其能堪此杼軸乎？買布之後，縣中驗而印之，亦既足矣，府體尊嚴，公務紛冗，三縣搬挑伺候，良費時日，似可不煩再印，足省一番周折，至於萬曆二十四年，曾厓當事軫惜，凡御用三線細布，每疋加銀二錢，內庭賞賚二線布，每疋加銀一錢，此項每以事後編徵，不入當年會計，遂多展轉乾沒，而小民不敢言，上官

不得問也。何乃虛朝廷之惠，而厭饕餮之腹哉。若解布在途，則有闕津橫罰之苦；入京有門籌之苦；有舖墊之苦；有雜項使用之苦；有掛號銷批之苦；夫小民爲官解布，此卽官布也。船至臨清，視等私販，強欲盤驗，哀呼祈免，則任臆而罰之；至河西務，又從而罰之；京師崇文門納籌外，又復罰之；所獲餘布，以備損壞，則指爲夾帶而加罰之；甚或從而沒入之。是公家之孝子順孫，乃群下之寇仇草芥也。非惟虐民，抑且糞土矣。乃舖墊銀每疋九分一厘，已不爲不重，而交納

內庫時有土儀銀茶果銀有庫夫驗布銀甚者砍家
索每疋常例使用一錢四分七厘又何狠也迨各衙
門掛號銷號耽延月日而本地方追比批廻家屬已
先繫囹圄矣幸而事竣繳批各司而贖緩之罰又隨
之矣不知役人有何罪辜而競魚肉之乃爾乎伏乞
嚴勅撫臣於各役投批發船日親問曾否給價稍有
刁勒卽提吏胥叅究更祈立石關津與京城各門不
許私罰止赴巡視掛號痛懲庫夫保歇人等盡革宿
套一掃螾蝨及批繳本縣類報上司期完公務毋更

苛罰、庶幾君與孔迓、而大東息謠矣、此略就三大役先其所急、補瘡治瘡、餘可類推、所以揀當役之害者此也、凡茲縷縷苦情、癡心酸鼻、臣等非獨爲桑梓慮之、卽爲國家根本慮之、有不得不誦言者、伏讀聖明召對語有曰、今海內加派之苦、何時得停、至哉皇仁、不啻如傷之視也、稍有加志窮民者、何忍負此一時而不爲號呼請命乎、抑臣等又有說焉、蘇松與嘉湖、乃隣壤也、一條邊均役之法、從區畷定里長、從里長出各役、更無官府僉審之煩、尤爲公平簡捷、此法行

於嘉湖暨於浙東。皆先臣都御史龐尚鵬力任之。而
法遂畫一。顧獨不可行之蘇松何也。如謂鄉紳阻格。
豈兩浙獨無大宦乎。如謂官法不盡行。豈吳撫之權。
獨輕於浙撫乎。此當細倣平湖縣例。大議更張。永垂
利便。所謂正本清源。百世無涯之澤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四

郡人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開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王 烈 恭閱

杜駕部集

疏

杜麟徵

仰體聖明求治之殷詳維 祖宗立法之善懇

納蒭蕘以明國體以安人心等事 內臣監視

仁址為駕部一時評然有名聲雖久于樞曹者其
臣于前月二十九日陪祀 山陵回伏讀邸報有分

不遜其諱諱而此疏尤見立朝大節

遣內臣兼理戶兵工三部及監視宣府大同山西之命、三伏流涕、中夜興嗟、今何時乎、閉門未靖、流寇狂行、主憂臣勞、未獲一效、皇上之有斯命、豈得已乎、責之司農而不應、責之司馬而不應、責之司空而不應、國家隆禮重祿以養士、何爲乎爲人臣者、靦顏在位、無國士之報、以致焦煩、聖明不得已而有斯命、甚矣、諸臣之過也、豈獨三部與邊鎮諸臣恥之、凡百執事、無不恥之、夫內臣之禍、前史載之詳矣、曩者逆魏之患、皇上已日擊而正誅之矣、近事昭

然寧忘大戒。臣竊揣 聖明之意。哀民生之日感。閱四方之多艱。待旦不寐。而不得其術。則日且使之姑試之。云爾。且以愧在廷諸臣之不敬。共乃職者云爾。策中官之新氣。振外臣之情衰。始可以救時事之萬一。云爾。然輾轉思之。各邊瘡痍。轉輸不給。一旦內臣銜命而出。奔走供億。保無重費歟。六卿爲 皇上股肱。閫臣爲 皇上干城。以下屬吏。皆 皇上親自拔擢。分職宣理。內臣出而與之挈權。比位。退遜則失正名之誼。抗爭則乏和衷之雅。體統之間。各以 王

命相臨保無水火歟。雖然此猶其外者小者。非臣所
亟。臣所亟者。祖宗立法之心。與皇上法祖之
意也。高皇帝正位二年。卽定內侍諸司職守。勅
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嚴立刑
罰。勒爲永制。且諄諄于戒未然。防將來。省小忠小信。
夫內臣皆臣子也。高皇帝全之如此。其深而別之。
如此。其至。豈以其職在宮禁。不必奉承德意乎。誠恐
內外之防不嚴。冰霜之漸日見。且無以一諸司任事
之思也。肅皇帝首嚴百官通內侍之禁。惟鎮守一

事。群臣屢言未報。後盡革之。而人心大快。度世祖之初意。未常不謂內侍服勤左右。其意用忠。憚于厚任。必不敢負。迨熟審之。而撤去恐晚。莫若行所無事之爲得也。由太祖言之。有未然之防。由世祖言之。有已然之戒。皇上之心。猶之二祖之心也。未。然。已。然。之。間。獨。無。有。惕。然。大。慮。急。圖。舊。典。之。率。循。者。乎。且。國。家。官。制。大。小。相。維。內。外。相。察。歷。代。建。制。推。爲。莫。及。是。以。歷。聖。相。承。臣。工。戮。力。或。有。不。及。之。歎。而。無。莫。制。之。憂。今。兵。食。重。權。天。下。所。賴。僅。此。幾。事。盡。

周○禮○內○臣○俱○統○之○家○幸○

令內臣節制。但且聞爲內臣監察之人而不聞監察
內臣之人。即使幸而得當。庶事必舉。臣之所憂。尤有
大者。往時丑寅間之人心。大可見矣。夫人臣通聖賢
一經束修砥礪。明主再三選擇。進而用之。苟非大
愚不肖。孰肯自甘菲薄。惟在上鼓舞激勸。以生其廉
恥之心。設此命一行。而望風趨指。巧者借以逃責。
卑者乘以徼寵。交結之門開。而忠貞之路塞。尤非
皇上所以策厲臣下之淵思也。臣一介書生。謬邀知
遇。新進寡昧。言語非職。但念少習誦讀。今始拜獻。苟

畏罪不發、無以自容、高厚伏願 皇上酌 列祖之
訓、採盈庭之言、立止初命、安輯羣情、臣雖伏斧鑕、亦
所甘心矣、

陳駕部文集

序

陳組綬

皇明職方地圖大序

職方圖序

是編目曰職方地圖、蓋本之周官職方氏掌天下圖

伊慈抱濟世之志、而天奪之速、竟不及長死之日

地、辨其邦國、都鄙、夷蠻、戎狄之人民、而一以禹貢高

千友未聞、六爲之經、紀喪事、至貧不能飲、伊慈素交

山大川爲準、故篇首并以禹貢暨周職方二書、乃次



及圖。綴以職官表焉。元人朱思本計里畫方山川悉矣。而郡縣則非。羅念菴先生因其圖更以當代之省府州縣增以衛所。註以前代郡縣之名。參以桂少保、李太宰、默、二公之圖。敘廣以許論之。邊圖鄭若曾之海圖。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謂精意置制。畧無遺議。但以天下幅員之廣。道里無數。則東西南北莫辨。舊圖于郡縣惟記其名。不書其險。所以郡縣可考。而山川之險阻莫測。京省郡縣全在責實于內。故凡遁逃澤藪。不可不備。舊圖于邊牆圖其內。不繪其

外。所以圖以內易見。而圖以外難知。九邊之要。全在謹備于外。故外夷出沒。不可不詳。舊圖邊鎮不分。大寧開平興和東勝四邊雖失。猶二祖之版圖也。烏


可遂弃而不問。舊圖有黃河有漕河。皆今昔莫辨。而無農丈人之禹貢。河山圖。無江山圖。無弱水圖。無黑水圖。以此高山不足以聚旅。大川不足以滌源。舊圖漕河太略。無海防而有海運。無太僕圖。舊圖在萬曆以前。今歷兩世。朝代異則沿革異。制不揣復。因七氏之圖。而加廣之。爰修天下大一統圖。二以便全覽。

修兩直隸十三布政司圖十五以知官守。修新舊九邊圖七鎮圖十有五以嚴大防。修山川圖四以察地勢。修河漕海運圖二海防圖一以別水道。修太僕總轄圖一以知馬政。而亦尾以朝鮮朔漢安南西域島夷圖終焉。四與之既宅也。庶幾職方氏之考不擇圖而運于掌。或亦今上中興帝業之一助。此外名山大川以志形勝。物產以備慈遷。人物以表風氣。祠宇宦蹟以彰先德。則以隸于各府之後。邊海事宜。摘其要則以附于各圖之上。陵墓紀其大。則以屬于山川。

之下。其他米鹽凌雜。不敢贅陳。愚竊謂軍國之重寄。不如此不足以備觀採。毋亦子張書紳之微意云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杜陳二公集

卷之一

戎方圖序
六

平露堂